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五十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俟軒子賦

一十首

疑賦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乾坤高卑易矣。星辰在下。江河逆矣。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8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空同集卷四十九
宜雖然宋仁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
事帝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
也故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
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爲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
亦賢主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蓋駸駸向太平
矣乃弗竟其志殂也論者咸歸諸天而昭皇帝崩
也李公尋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之天可哉
夫余安得不幸于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昭皇帝
指星變涕泣諭群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九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結腸操譜序

詩集自序

德安府志序

林公詩序

張生詩序

梅月先生詩序

遵道錄序

刻誨愚錄序

方山子集序

鳴春集序

序一十首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旣爲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

汗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
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予有內之
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求焉於是援筆而布辭
踈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
之君子謂予好恠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
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
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
測易曰游魂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
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
起首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

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
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擗節其聲謚
謚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雉于朝鶴鳴在陰其
餘音則颭颭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
遺些也李子曰予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
索以悲切別怙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
知其此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墮葉寒
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
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
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
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邪內人則

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
予何能聽汝琴

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喞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

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喞也呻也吟也行喞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

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闐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翕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驗識發

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真
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躋邇信遠繼懲繩
勸有類平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
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
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
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徵於道
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
文邃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爲府也干時
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寇平以問汝載汝載曰
予蓋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
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真問

教與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
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之學持例發
凡祖之史摛精揆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平世是故
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蕪公去取衷弘易勸易懲李
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邇矩
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
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蕭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
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
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

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
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求求斯聲聲斯
律律和而應聲求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
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
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
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
庾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
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
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
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則醜
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

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
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
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
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
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
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斥有
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
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
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
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
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

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唳唳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

滇一作滇

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三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誅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寒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耻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偕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旣靡乃有縞焉之英媚枯綴踈橫斜嶽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闐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爲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於梅也黃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茲之遇也何

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遵道錄序

錄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有所爲皆非也故附往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非罔攸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遵道

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
利吾奚利本非爲名吾文奚名故曰君子貴真真者
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而爲故即其至爲淺深均
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爲知仁者見之而爲仁者
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
真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戶
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
矣堅持以毀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
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盲
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真也有
爲而爲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之於是君

子重有憂焉於是作遵道之錄錄其正以救偏錄純
以救駁錄要以救岐錄是以救非錄本以救末凡以
反真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
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
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
即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錄遵道者意
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錄序

誨愚錄者殷子錄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
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
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

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
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別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
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
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錄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
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奇
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
也文以發之慚巖浩汗才之奇也非古不法志之篤
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歛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
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

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
出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温錫盪炙腥肥
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
而實非商也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
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
然奇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
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
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
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即兀坐沉思鍊句
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
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

十七歲病痰核不炊于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游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志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荅不荅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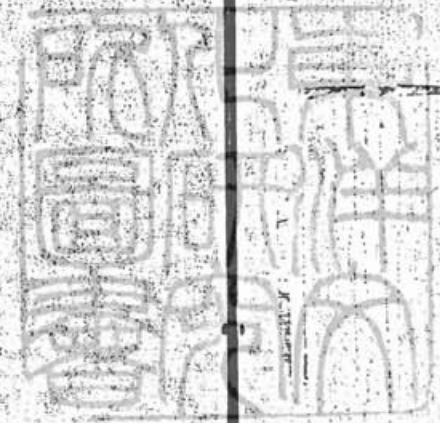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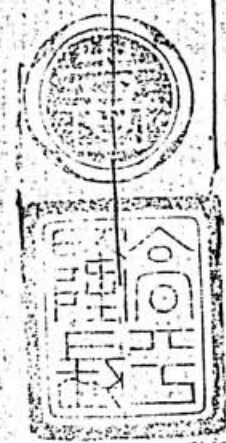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

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邪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濯木有喈喈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邪非春非鳥以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求之而詩生焉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疑慘殞零之候也然吟而宣宣而暢暢而求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籟自鳴

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





天
圖
書

天
圖
書

